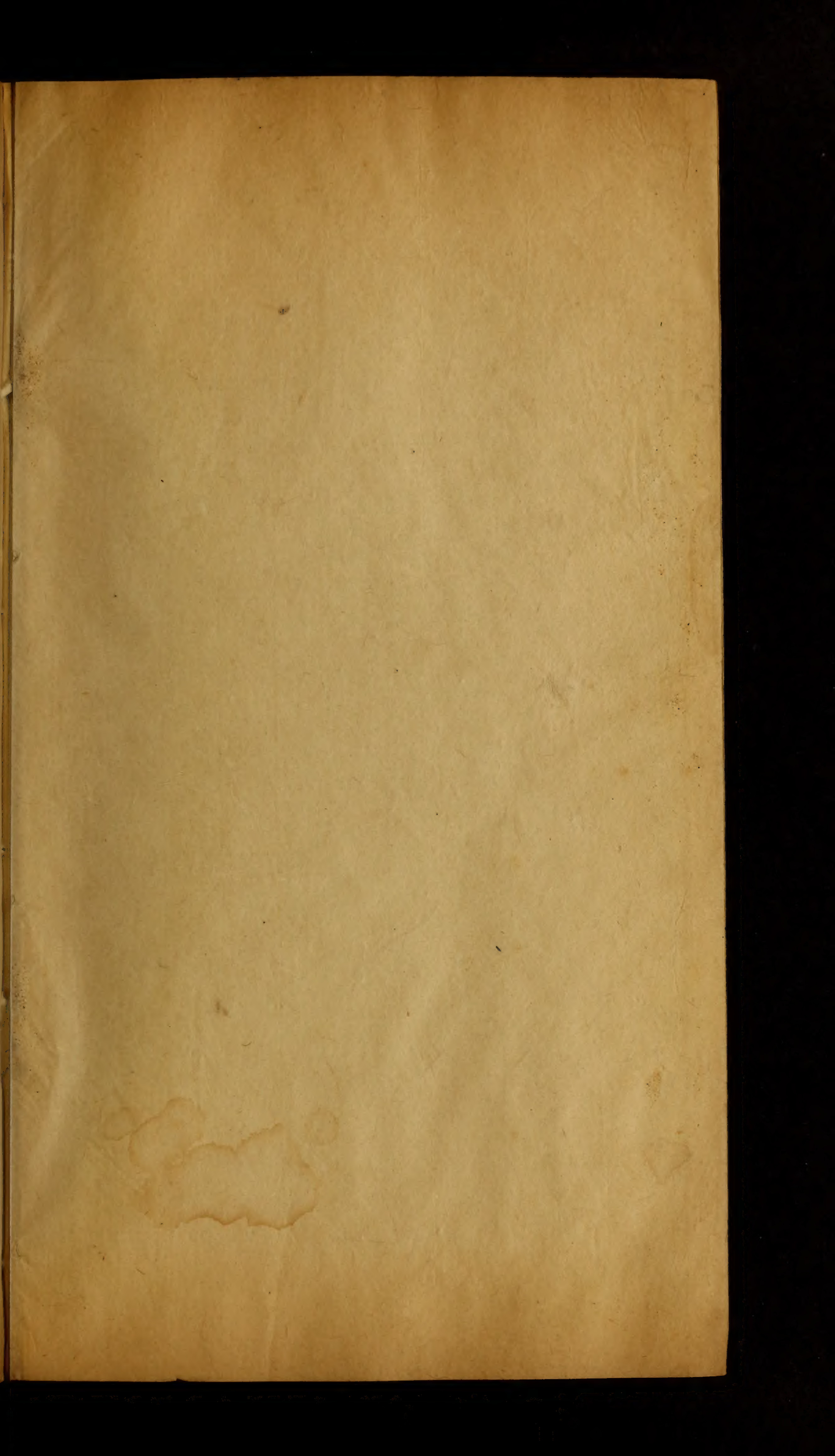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

周

襄王

己卯十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夏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地。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齊師敗績。

宋公以諸侯伐齊。納子昭。齊人殺無虧。將立子昭。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子昭是爲孝公而還。史記。齊桓公子十有餘人。其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次孝公昭。次昭公潘。次懿公商人。次惠公元。

鄭伯朝于楚。此鄭朝楚之始。

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楚賜鄭金而以無鑄兵爲盟事甚迂誕天下産金之地獨一楚乎無怪乎秦始

皇之祖其術而欲盡收兵權也左氏浮誇于此類可見一斑

庚辰 十有一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之南鄙。宋襄公始圖霸。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而用之。

宋人執滕子嬰齊。宣公。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後漢書郡國志。琅邪國臨沂有叢亭。注。縣東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臨沂。今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爾雅釋畜。馬。牛。羊。犬。豕。雞。謂之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之盟。曹不修地主之禮。

冬。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楚人始與齊盟。

陳侯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公之德。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梁注見前。公羊傳。梁亡何。梁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著其自亡。狀若魚爛。

梁君立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梁遂亡。左傳。梁伯亟城而不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與公羊傳異。今並存之。

壬午　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傳注。鹿上。汝陰原鹿縣。原鹿廢縣。在今江南潁州府。阜陽縣南。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諡文仲。哀伯孫。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于是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

敗。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哀侯侯孫莊公甲午。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今河南歸德府睢州盂亭是。執宋公以伐宋。趙氏匡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譏諸侯也。冬。十有二月。諸侯盟于薄。即薄縣故城。注見前。釋宋公。

諸侯會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于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逆公歸。

癸未　十有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于瓜州。陸渾其別

愚而好自用者莫如宋襄其道古論今不値一噱宜乎子魚直斥之而彼尚不知羞也

部也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其後遂從戎號爲陸渾縣今陸渾故城在河南河南府嵩縣其西有伏流坂爲伊水伏流處即伊川也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虞董父之裔。其後爲董氏。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冬。十有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渙水支流宋師敗績。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國人皆咎

重耳周流列國賴五人者爲之先後奔走已不過牟利酒色之徒而已獨其對楚子數語爲有英氣耳假介齊姜阻從者之謀楚成

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未整陳。可也。明年。夏五月。宋公卒。子王臣立。是爲成公。

乙酉十有六年。春。二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初。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夙之弟。顛頡。魏犨。畢萬孫。晉封萬于魏因以爲氏。胥臣。字曰季。即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謂年已老。管仲沒。必求善以終。求得賢佐。以終霸業。茲

雖子玉之請何能卒反晉國其亦危矣

可以親乃行。左傳。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今直隸大名府有五鹿城二。一在元城縣。即沙鹿城。一在開州。即晉文公乞食處。乞食于野人。與之塊。重耳怒。狐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必獲此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焉。桓公卒。從者謀去齊。姜氏知之。趣重耳行。國語。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重耳曰。吾不動矣。姜氏曰。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時不可失。子必速行。重耳不可。姜與狐偃謀。醉而遣之。過曹。國語。曹共公聞其駢脅。諜其將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謂負羈曰。晉公子賢人。其從者皆國相。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貳焉。負羈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左傳。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史記。重耳過鄭。鄭文公弗

禮。叔詹諫。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詹曰。君不禮。不如殺之。後且爲國患。文公不聽。遂如楚。楚子饗之。國語。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即成得臣若敖曾孫請殺之。楚子不許。左傳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居數月。晉子圉自秦亡歸。秦伯召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于秦。秦伯納女五人焉。史記。子圉妻懷嬴與重耳不欲受。臼季曰。且受。以結秦歡而求入。乃受。及晉惠公卒。子圉嗣。是爲懷公。史記。晉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反國。爲內應。于是秦伯納重耳。重耳即位。是爲文公。左傳。重耳濟河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

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重耳如晉師。入于曲沃。朝于武宮。 廬柳城。在今平陽府猗氏縣。郇。注見前。武宮。晉武公廟。使人殺懷公于高梁。注見前。懷公故臣呂甥。郤芮。將焚公宮。弒晉侯。寺人披以難告。左傳。披請見公。使辭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乃見之。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注見前。公宮火。呂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左傳。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狄人亦歸季隗于晉。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史記。作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遂與其母偕隱而死。

史記。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于是文公環山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介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南。有緜上聚。

錫晉侯命。

王使大宰王子虎文公。及內史興。錫晉侯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獻公之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旣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焉。王其善之。

夏。狄伐鄭。

初。鄭入滑。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俞彌。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周大夫。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猶禁禦他人侮已。鄭在天子。兄弟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頽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頽叔。桃子。二子。周大夫。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冬。王出居于鄭。

初。富辰言于王。請召王子帶。于是帶自齊歸于京師。及是帶通于狄后隗氏。王替廢也。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周地。在今河南府鞏縣。國人納之。帶復以狄師寇王城。大敗王師。王出適鄭。居于氾。鄭南氾也。今河南許州襄城縣。有氾城。鄭文公築此。以居襄王。後遂謂之襄城。因以名縣。帶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三人皆鄭大夫。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

丙戌　十有七年。春。正月。衛侯燬滅邢。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滅同姓也。

襄王不許晉侯之請隧是已然但知名器之不可假而不知先王土地之不可棄彼時王綱陵夷位若綴旒徒存名器亦將安用之

衛將伐邢。禮至衛人曰。不得其守。守國正卿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是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邢之卿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遂滅邢。衛侯燬卒。子鄭嗣。是為成公。

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誅帶。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謂文侯仇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帶在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帶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注俱見前欑茅。今河南懷慶府

战

修武縣。有攢城。卽春秋攢茅田。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今河南懷慶府春秋爲晉南陽地。在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丁亥 十有八年。秋。楚人滅夔。楚同姓國。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有夔子國。地名夔沱。夔子不祀祝融。楚之遠祖。與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成得臣鬭宜申卽司馬子西。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戊子 十有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以善于晉。畔楚卽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莊公

之孫。為大司馬。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蒐于被廬。晉地。始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郤縠。郤溱。郤氏族。狐毛。偃之兄。欒枝。賓之孫。先軫。卽原軫。荀林父。卽中行桓子。

己丑二十年春。正月。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蘇轍春秋集傳。侵曹與伐衛異道。故再稱晉侯。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還。自南河濟。渡河而南出衛之東侵曹伐衛。取五鹿。郤縠卒。先軫將中軍。及齊侯昭公潘。盟于斂盂。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斂盂聚是。衛侯請盟。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

于襄牛。襄牛，衞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之襄邑廢縣是。楚人救衞。晉遂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公以魏犨才，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爲戎右。執曹伯，以曹衞之田畀宋人。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左傳注：衞地。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有臨濮故城，即春秋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謂蔿賈也。蔿賈言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即不能入。蔿賈即伯嬴，蚡冒之後。蔿亦作薳，食邑也。楚子怒，少與之

子玉剛愎自用，固有以取敗，然傳稱楚子怒少與之

師豈非惡其臣以及其軍而自償乃事乎吾知申息之老不怨子玉而怨楚子矣宜無是理吁紀載家尚詞藻而失眞實者盍不可以指摘讀書者所宜尚論詳特也

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狐偃曰微楚之恵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及諸侯之師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崔夭齊丁公季子之後食采于崔以邑爲氏小子憖秦穆公子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邱陵險阻名使鬬勃即子上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有莘古國伊尹耕于其野注見前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

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鬭宜申。）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若爲將郤。）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先軫。郤溱（史記作瑧。）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而還。子玉既敗。楚子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楚地。在方城之外。）而死。（自殺。）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朱子曰。自齊桓公歿。楚侵列國。得晉文攔遏。如横流泛濫。特作隄防。不然。列國爲渰浸必矣。惟是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

葵丘之會宰孔命齊侯而有天威咫尺之對踐土之會王子虎命晉侯而有奉揚丕顯之辭雖所謂假之者然先王之禮尚存什一于千百此桓文之所以並稱乎

五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衛侯出奔。弟叔武受盟。故稱子。莒子。盟于踐土。左傳注。鄭地。元和志。鄭州榮澤縣。踐土臺。故王宮。在縣西北。臨汴水。今榮澤縣。屬河南開封府。

晉侯至衡雍。時鄭伯爲楚師旣敗而懼。行成于晉。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衡雍。卽垣雍城。在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于此。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周世卿。及王子虎。周卿士。內史叔興父。卽內史興。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金輅。之服。戎輅戎車。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左傳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王庭。踐土宮之庭。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陳侯如會。來不及盟。諸侯朝于王所。于是晉文公始霸。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穆公款卒。共公朔嗣。未葬。故稱子。莒子。邾子。秦人會于溫。

諸侯會于溫。討不服也。爲討衛許。晉遂執衛侯。以諸侯圍許。

王狩于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河陽故城是。諸侯朝于王所。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史記。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有畔者。乃使人言王狩于河陽。孔子讀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伊川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揜其正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初。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衛大夫。奉叔武衛侯弟夷叔。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公子歂犬華仲。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遂殺歂犬。元咺出奔晉。溫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於是置諸深室。甯俞

甯氏衛公族以邑爲氏俞莊子速之子職納橐饘焉橐衣囊饘糜也後晉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乃釋衛侯事在二十二年衛侯使周歂冶廑殺元咺及公子瑕遂歸于衛先是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爲解晉侯復曹伯歸于曹

庚寅二十有一年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故洛陽城中水經注穀水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即故翟泉也　考是盟春秋不書公王子虎書王人今依金氏前編書

王子虎魯侯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陳氏傅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大夫之交政于是始

辛卯二十有二年。秋九月。晉人。秦人。圍鄭。

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晉弗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謂叔詹也。詹前請殺晉侯。詹請往。鄭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旣而弗殺。詹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晉人舍之。曰。欲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謂秦伯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秦未爲利。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遂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狐偃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許之。越二年。鄭文公卒。子蘭嗣。是爲穆公。

冬。使宰周公閱聘于魯。魯公子遂即東門襄仲。莊公子。入聘。

周公閱聘魯。饗有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吾何以堪之。

于是魯公子遂入聘京師。

壬辰 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初。晉侯作三行以禦狄。左傳注。晉置三軍。復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名。至是。蒐于清原。在今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 舍三行而作五軍。更為上下新軍。使趙衰為卿。為新軍帥。後復舍二軍。仍為三軍。趙盾將中軍。始為國政。事在王三十一年。

冬。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注見前。

狄圍衛。衛遷帝丘。卜曰三百年。左傳疏。衛自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野王。後為秦所滅。

癸巳 二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子驩立。是為襄公。是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晉大夫報之。晉楚始通。

甲午　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敗秦師于殽。即崤山。在今河南府永寧縣。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伯訪諸蹇叔。百里奚之友。奚嘗游困于秦。蹇叔收之。及秦用奚。奚薦之穆公。穆公以厚幣迎為上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史記。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出師。蹇叔子與師。哭而送之。蹇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予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牛十二犒師。

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遂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子謂晉侯。因服從戎。故墨之。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文公夫人。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三帥歸。秦伯素服郊次。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二十有六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夏。使毛伯姬姓。伯爵。食采于毛。地在畿內。世為王卿士。錫魯侯命。魯叔孫得臣叔牙孫。諡莊叔。來拜命。

魯僖公卒。子興嗣。是為文公。王使毛伯衞如魯錫魯侯命。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拜賜命。

晉侯襄公。來朝于溫。伐衞。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侯不朝。使孔達衞大夫。伐鄭。及是晉侯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衞。及南陽。先且居先軫子。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左傳注。時王在溫。故勸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衞。圍戚。古戚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取之。衞人使告于陳。陳侯穆公子。共公朔。曰。更伐之。我辭之。衞孔達帥師伐晉。于是晉侯疆戚田。正其疆界。魯公孫敖會之。後晉以郤缺言

復歸戚田于衛。郤缺芮之子。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之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弗聽。既又欲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商臣。商臣聞之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楚子妹。而弗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乃以宮甲楚有東宮之卒。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楚子縊。商臣乃自立。是為楚穆。以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掌環列之尹。

丙申二十有七年夏六月晉士縠士蔿子。會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敖盟于垂隴。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有故隴城。亦謂之都尉城。即春秋垂隴。

晉司空士縠會諸侯。及魯公孫敖。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明年。衛侯如陳拜晉成。又明年晉人歸孔達于衛。衛侯如晉拜。

陳氏傅良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

丁酉二十有八年。夏。秦伯伐晉。誓于軍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孟明之罪也。請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明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有衙縣故城。今爲彭衙堡。即春秋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晉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

德不可當也。至是秦伯伐晉。濟河。焚舟。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有孟明橋。即秦伯濟河焚舟處。盟師必克。因以名橋。取王官。王官城在蒲州府虞鄉縣南。近王官谷。及郊。春秋彙纂注。臨晉平陽閒小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有沙澗渡。亦名茅津渡。在黃河北岸。南對陝州。即春秋茅津。封殽中尸。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作秦誓。以申思不用蹇叔之謀。且曰。令後世以記余過。

秋。楚人圍江。冬。王叔會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楚師圍江。晉以告于王。王叔桓公。王叔虎。文公之子。以爵系爲氏。及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左傳注。子朱。楚伐江之帥。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戊戌　二十有九年。秋。楚人滅江。

秦伯爲之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過數。鄰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命秦伯爲西方諸侯伯。

戎人由余自戎歸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戎王使覘秦。秦伯賢之。以內史廖言。遣戎王以女樂。而歸由余。戎王說女樂。由余數諫。弗聽。秦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 秦伯以客禮禮之。用其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賜秦伯以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

己亥三十年。秋。楚人滅六。注見前。冬。滅蓼。今河南光州固始縣有蓼城岡。古蓼國。

魯臧孫辰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六蓼。皆皐陶之後。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庚子　三十有一年。秦伯任好卒。子罃嗣。是爲康公。以子車氏秦大夫。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秦自武公卒。初以人從死。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詩序。秦風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辛丑　三十有二年。春三月。魯取須句。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須昌故城。即須句國。須句。風姓。司太皞之祀。魯僖公時。邾人滅之。成風僖公母。風姓。言于公。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至是。魯取須句。絕大皞之祀。置邾子之子焉。左傳。注。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魯使爲須句大夫。

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故城在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今名令狐村。晉先蔑即士伯。奔秦。

晉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

趙盾。趙衰子。狄女叔隗出。立公子雍。文公子。仕秦爲亞卿。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在秦。秦舊好也。足以爲援。乃使先蔑士會士蔿之孫。別邑于隨。故亦曰隨季。如秦逆公子雍。賈季欲立文公子樂。亦使召于陳。趙盾殺諸郫。賈季殺陽處父而奔狄。賈季。即狐射姑。偃之子。秦伯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無衞。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衞。晉太子母嬴。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趙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嬴氏。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乃背先蔑而立夷皐。是爲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

濳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壬寅 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臣立。是爲頃王。

頃王

癸卯 元年。春。毛伯 見前注。 如魯求金。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葬襄王。

先是。襄王崩。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以幣奔莒。及將葬。毛伯如魯求金。魯復使得臣來京師會葬。

三月。楚人伐鄭。晉人。宋人。魯人。衞人。許人。救鄭。

范山 楚大夫。 言于楚子曰。晉君少。志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 左傳注。潁川潁陰縣有狼陂。潁陰。即今河南許州。 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皆鄭大夫。 鄭及楚平。魯公子遂。會晉

趙盾、宋華耦督曾孫、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後鄭復請成于晉，盟于新城，事在王六年。新城，宋地，在今歸德府商邱縣西南。晉伐齊、宋，齊弒昭公子舍，宋弒昭公，俱詳後。皆取賂而還。鄭以晉不足與，遂盟于楚。事在匡王五年。

夏，楚侵陳。

楚子以陳服于晉，侵之，克壺邱。左傳注：陳邑。秋，楚公子朱息公也復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左傳注：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明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春秋彙纂注：厥貉，杜注地闕，當在今陳州項城縣。將伐宋。宋公成公子昭公杵臼逆楚子，勞且請命，遂道以田孟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諸。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有孟諸澤。後陳共公卒，子平國立，是爲靈公。楚不禮焉，陳遂受

左傳注僑如身長三丈已屬不經而解穀梁者且以身橫九畝爲五丈四尺荒誕好奇更可笑矣

秦晉自殽至此凡六交兵故楚於其閒得以吞噬麇庸兼侵陳鄭而開霸業時晉君方幼軍謀不協其不能與楚爭宜矣迨至戰邲

盟于晉。于是楚復侵陳。晉趙盾帥師救之。楚人囚晉解揚。晉大夫。後復還晉。晉師乃還。事在匡王五年。

乙巳　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史記作翟。于鹹。左傳注。魯地。鄋瞞左傳注。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侵齊。遂伐魯。魯侯使叔孫得臣追之。遂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左傳注。鄋瞞國之君。身長三丈。穀梁傳。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范甯穀梁集解。九畝。五丈四尺。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左傳注。魯郭門。僑如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史記。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宋獲長翟緣斯。晉之滅潞。獲僑如弟焚如。齊襄公二年。鄋瞞伐齊。獲其弟榮如。衞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丙午　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傳注。在河東蒲坂縣。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黃河自永濟折而東。入解州之芮城。謂之河曲。秦爲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今蒲州府永濟縣。有羈馬城。亦謂之涉[illegible]。晉人

而敗其不至羸弱者幾希

禦之。從秦師于河曲。臾駢（趙盾屬大夫。新佐上軍。）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士會謂秦伯曰。必臾駢爲此謀。以老我師也。趙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戰。趙盾曰。秦獲穿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綏。郤也。秦晉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是夜。秦師遁。復侵晉。入瑕。（故瑕城。在蒲州府臨晉縣。）

晉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畢萬之後。）僞以魏叛降秦。時秦師河曲。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伯使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人歸士會之帑。其處者爲劉氏。）

戊申 六年。春。王崩。子班立。（是爲匡王。）

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將訟于晉。王匡王。不與王孫而訟理之也。周公于晉。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好。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注。孛。彗也。旣見而移入北斗。

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齊昭公卒。昭公。孝公弟。孝公卒。昭公因開方殺其子而立。子舍卽位。舍母曾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舍立甫三月。商人殺之。而讓公子元。桓公子。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商人乃自立。是爲懿公。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匡王

己酉　元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庚戌　二年。秋。楚人。秦人。巴人今四川重慶府。古巴國。巴縣。其國都也。滅庸。注見前。

楚大饑。戎伐之。庸人率羣蠻以叛。麇人文獻通考。麇國。在均州鄖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故鄖鄉縣也。率百濮。杜預春秋釋例。建寧南有濮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地理今釋。建寧故城在今荊州府石首縣。聚于選。左傳注。楚地。在今荊州府枝江縣南。將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左傳注。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遂罷。使廬戢棃廬。盧戎也。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中廬故城。即廬國。戢棃。廬大夫。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戢棃官屬。逸歸。曰。庸師衆。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尫潘崇子。字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乃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楚穆之子。名旅。是為楚莊。乘馹會師于臨品。春秋彙纂注。臨品。地名。在今襄陽府均州界。分

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左傳注。石溪。仞。入庸道。俱在均州界。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襄公夫人。助之施。宋公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公子蕩孫。以名爲氏。世爲司城。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昭公。成公子。襄公孫。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使行。夫人使謂意諸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公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郊甸之帥。攻而殺之。意諸死焉。公子鮑卽位。是爲文公。

壬子

四年。夏五月。齊人弒其君商人。

齊侯爲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掘而刖之。左傳注。斷其尸足。而使歜僕。御車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齊侯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擊也。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共謀弒齊侯。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齊人立公子元。是爲惠公。

冬。十月。魯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一名惡。及公子視。立公子倭。是爲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文公二妃。長妃姜。哀姜。生赤及視。次妃嬴。敬嬴。生倭。嬴嬖而私事公子遂。文公卒。遂以倭長欲立之。叔仲彭

生（字惠伯。叔牙孫。別爲叔仲氏。）不可。遂乃之齊。以立倭請。齊侯新立。欲親魯。許之。遂歸。殺赤及視而立倭。以君命召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弒其君庶其。（紀公。）

莒子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弒莒子。以其寶玉奔魯。魯侯命與之邑。季孫行父（諡文子。季友孫。）使司寇出諸境。魯侯問其故。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

逐鳥雀也。夫僕弒君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甲寅 六年春二月。宋華元御事子。督曾孫。爲右師。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西北。有大棘城故址。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宋戴公曾孫。爲司寇。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初。華元殺羊饗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元使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匡王庚戌至甲寅五年之間宋齊魯莒晉凡五弒君較準鳴鏑之亂有過之無不及也

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晉侯虐。（公羊傳。靈公使諸大夫內朝。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大夫趨而避丸。是樂。諸大夫出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趙盾視之。膳宰也。熊蹯不熟。以斗擊而殺之。支解。使棄之。）趙盾驟諫。晉侯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盾寢門已闢。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麑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爲公介。（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初。盾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問之。曰。願遺母。盾使盡之。而益與之簞食與肉。使遺母。至是既免。盾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因亡去。）盾遂奔。趙穿弒晉侯于桃園。盾未出山而

復。晉太史董狐周辛有之後。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文公子。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定王

乙卯元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注見前。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周大夫。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注見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丙辰 二年。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穆公子靈公。

楚人獻黿于鄭伯。公子宋。即子公。與歸生。即子家。將見。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鄭伯問之。歸生以告。鄭伯食諸大夫黿。召宋而弗與。宋遂染指于鼎。嘗之而出。鄭伯怒。欲殺宋。宋與歸生謀先。歸生不可。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遂弑鄭伯。鄭人立穆公之庶子堅。是為襄公。後歸生卒。鄭人斵其棺逐其族。

秋。七月。楚殺鬭椒。即子越椒。

楚鬭般子文之子子揚。為令尹。椒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賈譖般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于轑陽春秋彙纂注。楚地。漢武封江喜為轑陽侯。即此。而殺之。遂處烝

河至春秋始有徙蓋其時諸侯各以其言試開鴻溝

野。楚地。左傳注。將攻楚子。師于漳澨。漳。水名。澨。水涯。水經。漳水出臨沮荊山。注。漳水南逕當陽縣。右會沮。臨沮。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當陽。今縣。屬湖北安陸府。沮水在其北。楚子與若敖氏戰。椒射楚子。師退。楚子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椒始生。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子文弟。椒之父。不可。子文以爲大慼。至是。若敖氏果滅。子文孫箴尹箴尹。官名。克黃。克黃。子揚子。使于齊。還及宋。聞亂。人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于司敗。楚子思子文之治國。曰。子文無後。其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己未五年。河徙。漢書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言。周譜。定王五年河徙。蔡沈尚書集傳。程氏大昌曰。周時河

以東引。或附入流以自廣。而河失其性。不能復循故道。所以徙也。既徙之後。歲月寖久。就下之勢。自東而南。豈能復歸於北。而賈讓王橫輩。乃欲決遮害亭。緣西山足。鑿河高地。使北入海。此誠大謬之論。且河之入海。必挾一大川與俱。故於北則挾漳。於東則挾濟。於南則奪淮。蓋自禹時至今。皆然。治之者於所挾之川而利導之。救其弊而不泥於古。可耳。一勞永逸。言之易而行之難。

徙砱礫。胡渭禹貢錐指。大昌禹貢論。但云河徙故瀆。無砱礫字。蔡傳所引誤。

初。大禹導河。自積石。即大雪山。注見前。考大雪山。在今青海境內。名阿彌耶瑪勒津木遜山。又闕展西南。有大澤曰羅布淖爾。即古蒲昌海。葉爾羌和闐兩河。東行注之。即古于闐葱嶺兩河。所謂合注蒲昌海。潛行出於積石者。大雪山西。有山曰庫爾坤。阿爾坦河出焉。是即漢書所云河有重源者。其東北有泉名鄂敦塔拉。則元史所云星宿海也。至孟津。龍門。底柱。俱已見前。茲不具載。考河流自孟津以上。至今不改。過洛汭。水曲流曰汭。洛水入河處。舊在鞏縣。今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及至大伾。即黎山。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南。乃釃二渠。史記。禹廝二渠以引河北載之高地。禹貢錐指。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為漯川。東北至千乘入海。北過降水。即漳水。以合絳水。故亦名絳。兼通為降也。禹貢錐指。河之經流。自大伾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即廣阿澤。在直隸趙州隆平縣東北。跨保定府束鹿縣。順德府鉅鹿任二縣。及深州。下流至寧晉縣。為胡盧河。又北播為九河。注亦見前。同為逆河。入于海。蘇軾書傳云。逆

河者。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逆入而入于海也。帝堯八十載。告厥成功。至是。

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河始決宿胥口。水經注。宿胥口。舊河水北入。

東徙漯川。卽禹釃二渠之一。禹河由大伾之西而北流。河徙後。由大伾之南而東流。于是禹河北過降水至大陸之道遂堙。逕長壽津。在今衛輝府滑縣東北。禹貢錐指。河行漯川。右經滑臺城。又東北至長壽津。與漯別行。水經謂之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今直隸開州地。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今山東堂邑縣地。西流逕咼縣故城西。今山東德州地。又北逕安陵縣西。今直隸吳橋縣地。東北

至成平。今交河縣。復合于禹故河。水經注。大河故瀆。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禹貢錐指。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歷浮陽。平舒。至章武入海。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及館陶。堂邑。平原。德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靜海。天津。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之所行也。此黃河大徙之始。

余氏闕曰。自周定王時。河始東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遂失。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遂流爲屯氏諸河。

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有餘年。至宋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流以入淮。

冬。晉侯宋公魯侯衞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有烏嶺即其地。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左傳注。王叔銜天子命。臨諸侯。不同歃。故不書。初晉侯之立。鄭舍楚即晉。故楚人侵鄭。王元年。又三伐鄭。王之二年。及三年。四年。取成而還。取成于厲。鄭伯逃歸。至是復與晉盟。于是楚子復伐鄭。事在王七年。晉人救之。既而鄭及楚平。晉以諸侯伐鄭。遂取成焉。事在王八年。是冬。楚伐鄭。晉以諸侯之師戍鄭。

庚申 六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使單子單襄公。韋昭國語注。王卿士單朝。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

王使單子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火心星。覿，見也。謂夏正十月晨見于辰。）道茀不可行。候（候人也。）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庾，露積穀也。）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侯（名平國。恭公之子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陳二卿。）南冠（楚冠也。）以如夏氏。（夏徵舒祖少西字子夏。後遂以字爲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辛酉　七年。夏。魯仲孫蔑（謚獻子。文伯穀之子。）入聘。

王徵聘于魯。魯使仲孫蔑入聘。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扈亭是。）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初。陳即楚。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及晉平。事在壬四年。于是楚師伐陳。取成而還。在六年。至是晉合諸侯于扈。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晉成公卒。子獳嗣。是爲景公。

壬戌八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五月。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侯與公孫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左傳注。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夏徵舒母。皆衣其衵服。婦人近身衣曰衵。以戲于朝。洩冶陳大夫。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陳侯以告二子。遂殺洩冶。陳侯飲酒于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伏弩廄門。侯陳侯出弒之。公孫寧。儀行父。奔楚。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

秋。使王季子即劉康公。公羊傳王母弟也。左傳注。季子。王大夫。故稱字。其後食采于劉。今河南府偃師縣有劉聚。亦曰劉亭。即劉子邑。聘于魯。春秋書王聘止此。報仲孫蔑之聘也。發幣于大夫。季孫行父。仲孫蔑。皆儉。叔孫僑如。公孫歸父。公子遂子。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孟。即仲孫氏。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遂居東門。因以爲氏。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二子者儉。儉則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東門。大夫。叔孫。卿也。而泰

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王十六年。歸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魯宣公薨。三桓逐歸父。遂奔齊。簡王十一年。僑如通于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人逐之。亦出奔齊。

癸亥 九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地。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有辰亭。即春秋辰陵也。

楚子伐鄭。及櫟。注見前。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子。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于時楚益強盛。主盟列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陳城門。因縣陳。申叔時諫曰。時使于齊還。夏徵舒

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迎太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公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夏口北蘇秦說楚威王曰楚有夏州即莊王處陳人之所

甲子十年春楚子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南門曰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鄭自此服于楚至王二十一年蟲牢之盟方與晉成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于邲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有邲城晉

師克在和偏師先濟不和甚矣其敗可立待乃知其必敗而使諸帥與之同罪

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先縠。且居之子。趙朔。盾之子。欒書。枝之孫。趙括。嬰齊。同。皆盾異母弟。鞏朔。即士莊伯。韓穿。韓氏族。荀首。林父弟。韓厥。萬曾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士會曰。善。會聞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林父曰。彘子即先縠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

是以三軍之命分一人之謗也韓厥爲晉臣之佼佼者何以持此說而林父竟從之至僨事敗績受戮宜耳士渥濁乃謂其進思盡忠晉侯從而免之其謬甚矣

猶愈乎。不如進也。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左傳注。鄭邑。即廩延。將飲馬于河。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楚莊王。爲楚相。施教導民。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考孟子。孫叔敖舉于海。趙岐注。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其說與史記同。杜預左傳注。則從服虔之說。以叔敖爲蔿賈之子。即蔿艾獵也。案左傳蔿賈爲子越椒所殺。叔敖或以是而隱處。亦未可知。今並存其說附注于此。南轅反旆。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晉師必敗。楚子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今開封府鄭州管城廢縣是。以待晉師。晉師在敖鄗山名。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魏錡魏犨子。求公族未得。及趙旃。趙穿子。求卿未得。請使召盟。皆命而往。郤克請設備。先縠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

設七覆于敖前。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魏錡遂請戰。楚潘黨逐之。趙旃夜至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逐趙旃。楚人懼其入晉軍。遂出陣。令尹命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士會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荀罃。荀首以其族反之。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荀罃。首之子。穀臣。楚莊之子。楚子軍于邲。次于衡雍。注見前。潘黨請築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弗許。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士氏。族。諡貞子。諫曰。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晉侯使復其位。明年先縠召赤狄伐晉。

及清。卽清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殺先縠而滅其族。

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注見前。

楚子伐蕭。宋華椒華氏族。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皆楚大夫。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楚子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屈蕩子。曰師人多寒。楚子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丁卯十有三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子使申舟卽文之毋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先是楚穆與宋公田于孟諸。毋畏抶宋公之僕。故惡宋。曰。我必死。楚子曰。殺女。我伐之。及宋。宋華元殺之。于是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君其

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去宋申犀申舟子稽首于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申叔時僕爲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

之登子反側。公子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左傳注。王札子。王子札也。經文倒札字。公羊注。天子之庶兄。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王卿士。三人皆爭政。使王子捷即子札。殺召伯。戴公。毛伯。衞。其後立戴公之子襄。

秋。魯初稅畝。

履畝而稅也。左傳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是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遂以爲常。故曰初。

戊辰 十有四年。春。三月。晉獻狄俘。

王室陵夷其不能守先王之舊者多矣乃區區於穀

先是。晉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潞。赤狄別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有潞縣故城。春秋潞子國。晉侯使趙同獻俘于王。不敬。劉子卽王季子劉康公。曰。不十年。原叔趙同字。必有大咎。至是。士會復滅赤狄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境。及留吁。今潞安府屯留縣有純留故城。卽留吁國。鐸辰。留吁之屬。再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左傳注。太傅。孤卿。左傳疏。天子太傅。三公之官。諸侯太傅。孤卿之官。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晉爲伯主。雖侯亦得置孤卿。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夏。成周宣榭火。火。公羊傳作災。何休曰。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徐彥疏。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宣宮之榭。何休曰。宣王之廟也。樂器藏焉。何休曰。中興所作樂器。至是火。

冬。晉侯使士會入聘。

爲毛召之難。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使士會

烝而守其禮不亦大可笑乎左傳於類此者多加褒諱是知其見之固耳

平王室。國語作聘。王享之。殽烝。升殽于俎也。原公周大夫原襄公。相禮。士會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問。王聞之。召士會曰。季氏。士會字季。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秩常也可奉執以爲常。以爲晉法。

己巳　十有五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即春秋斷道。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頃公名無野惠公子。帷婦人使觀之。郤克登。婦人笑于房。穀梁傳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

孫良夫。衛武公會孫孫仲之後。以字爲氏。蕭同姪子詳注後。郤克怒。先歸。請伐齊。晉侯不許。于是諸侯會于斷道。辭齊人。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言于晉侯。緩晏弱。遂逸。明年。晉侯。衛太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蔡朝。南郭偃。逃歸。高固。侯之孫。晏弱。齊公族。嬰之父。苗賁皇。楚越椒子。奔晉。以食邑爲氏。是年。晉士會請老。郤克爲政。

冬。十有一月。魯侯弟叔肸卒。叔肸。魯侯同母弟。魯侯殺子赤。叔肸非之。與之財。不受。織屨而食。終身不食魯侯之食。至是卒。

辛未 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丘甲。

魯宣公卒。子黑肱立。是爲成公。爲齊難故。左傳注。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作丘甲。左傳注。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鞌之戰齊侯以婦人起釁固自取覆敗而郤克以帷房一笑之憾尋兵于甥舅之國且要其君母爲質無禮已甚不二十年三郤同誅族遂降爲皁隸天之報施固不爽也

卯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卯出之。是重斂矣。

壬申 十有八年。夏六月。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作手。及齊侯戰于鞌。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藥山南。有鞌山。舊傳晉伐齊戰于鞌。卽此。齊師敗績。

先是齊伐魯北鄙。取龍。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有龍鄉城。卽魯龍邑。遂南侵衞。孫良夫帥師。將侵齊。與齊師遇。戰于新築。左傳注。衞地。春秋彙纂注。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有新築城。衞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良夫。良夫是以免。衞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後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良夫如晉乞師。魯臧孫許謚宣叔。文仲子。亦乞師于晉。皆主郤克。克請八百乘。晉侯許之。郤克將中軍。及士燮。將上軍。士燮。卽范文子。士會

之子。會邑隨。爲隨氏。後邑范。遂爲范氏。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將以救魯衛。魯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師從齊師。至于靡笄之下。春秋彙纂注。靡笄。山名。史記。晉平公伐齊。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卽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在歷城縣南。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吾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乘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在歷城縣東北。伏琛齊記。不讀如跗。與詩鄂不之不同。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也。逢丑父與齊侯易位。齊侯乃免。韓厥及齊侯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殺之不祥。赦之。晉師從齊師。及馬陘。左傳注。齊邑。春秋彙纂注。在今益都縣西南。齊侯使

國佐歸父子。左傳作賓媚人。注。國佐也。賂以紀甗玉甗玉磬甗。磬。皆齊滅紀所得。與地。郤克曰。必使耕者東畝。壟畝皆東西行。以利戎車。且以蕭同叔子為質。左傳注。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穀梁。俱作蕭同姪子。公羊曰。齊君之母。穀梁曰蕭同。姪子之母。范甯集解。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國佐曰。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晉以齊為己之土地。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三戰不勝。齊子之有也。何必質。晉人乃許之。盟于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博物記。臨淄有袁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汶水。注見前。田在汶水之北。故曰汶陽。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王。王弗見。使單子襄公朝。辭焉。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

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鞏朔。為上軍大夫。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又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左傳注。三公也。左傳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是知三公稱吏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冬十有一月。魯侯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薛。任姓國。注見前。鄫人。盟于蜀。魯地。今泰安府泰安縣西。有蜀亭。

初魯宣公求好于楚。會楚莊卒。子審嗣。是為楚共。宣公亦卒。皆在

王十六年。不克作好。及魯侯即位。與晉盟。赤棘之盟在王十七年。赤棘。晉地。衛亦受盟于晉。從伐齊。故楚令尹嬰齊卽子重。帥師侵衛。遂及魯。仲孫蔑往賂。公衡成公子。爲質。楚人許平。于是魯侯與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是役也。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私竊爲盟。盟終不固。匱乏之道也。蔡侯。許男。乘楚車。謂之失位。故春秋不書。

癸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晉作六軍。左傳注。僭王也。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荀氏族。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

乙亥二十有一年。夏。梁山崩。梁山。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接郃陽縣界。詩。奕奕梁山。爾

雅。梁山晉望。水經注。河水南逕梁山原。是也。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名伯宗。遇絳人。問之。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遂以告。晉侯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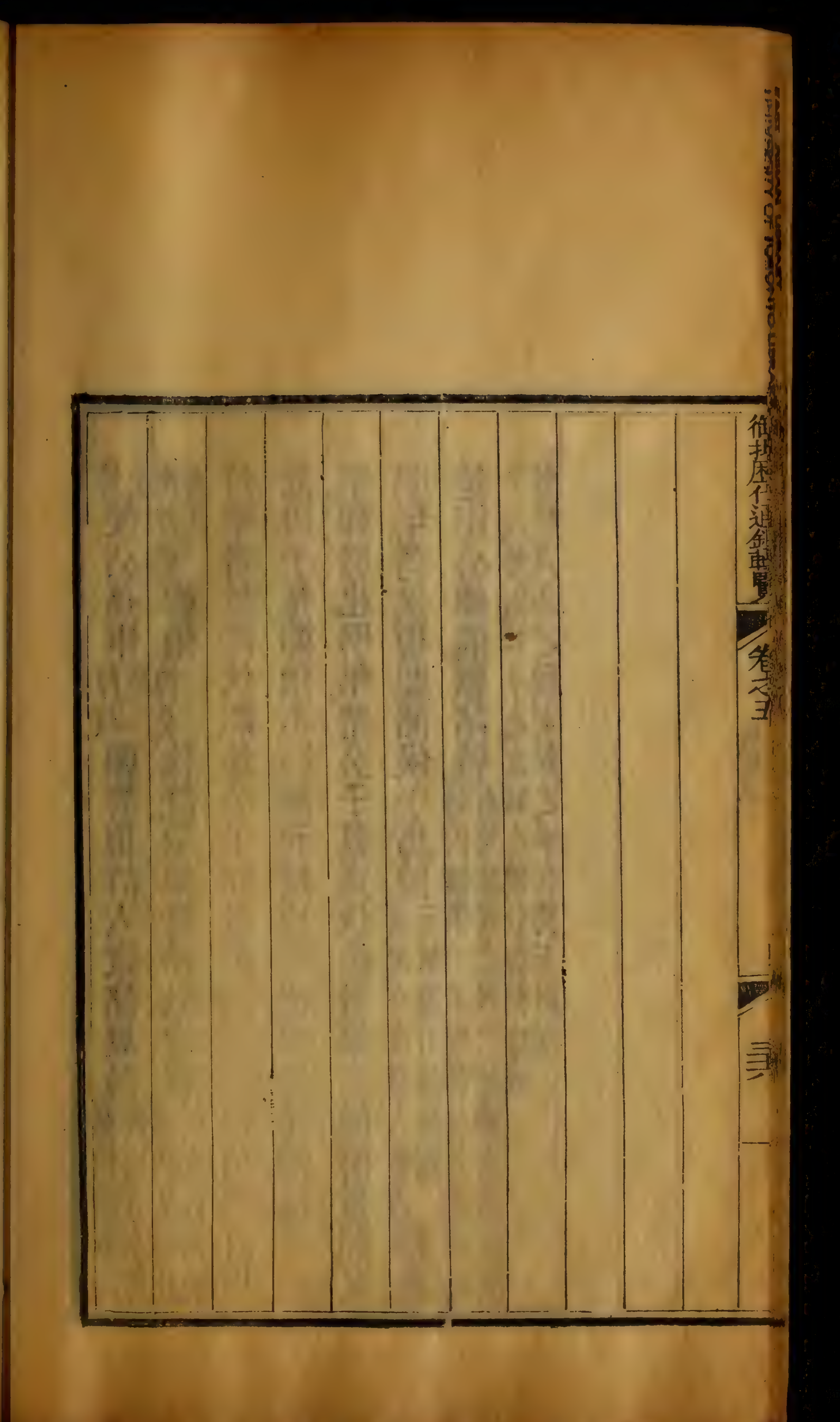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王崩。子夷立。是爲簡王。

十有二月。晉侯齊侯宋公。文公子共公固。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即桐牢。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俗謂之桐渦。

初。晉侯以諸侯伐鄭。鄭公子偃字子游。穆公子。禦之。敗諸邱輿。左傳注。鄭地。使皇戌如楚獻捷。事在王十九年。鄭襄公卒。子費嗣。是爲

悼公。使公孫申卽叔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春秋彙纂注。許地。在今河南許州西北。鄭伯悼公。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春秋彙纂注。俱在許州境。

晉欒書救許伐鄭。楚公子側救鄭。事在王二十年。鄭伯與許男訟田于楚。鄭伯不勝。歸而請成于晉。于是諸侯盟于蟲牢。鄭服也。明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又明年。晉侯復盟諸侯于馬陵。衛地。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有馬陵城。鄭獲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囚鍾儀于軍府。晉侯見之。南冠而縶。使稅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晉侯重爲之禮而歸之。事在簡王四年。



韓厥謂山澤林鹽令民驕而公貧此雖沃土民淫之義然管仲不用此以伯齊乎亦視經理之何如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

周

簡王

丙子元年。晉遷于新田。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有絳邑故城。即晉新田地。景公遷都于此。

晉人謀去故絳。左傳注。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為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有瑕城。即郇瑕。晉有二瑕。其一。鄭燭之武所云焦瑕。在河南陝州閿鄉縣。其一即此。沃饒而近盬。音古。說文。盬。河東鹽池。國利君樂。韓厥曰。郇瑕水薄土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民多逐末。田賦不供。不可謂樂。晉侯從之。遷新田。

吳注見前。子乘即壽夢。史記。泰伯無子。武王求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索隱。壽夢。仲雍十

八代孫。來朝。

壽夢始立。朝王。適楚。觀諸侯禮樂。後與魯侯會于鍾離。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有鍾離故城。古鍾離子國。問周公禮樂。魯侯悉爲陳之。因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

丁丑　二年。吳入州來。今江南鳳陽府鳳臺縣北。有下蔡故城。春秋州來邑。

初。楚莊圍宋。師還。公子嬰齊請申呂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楚莊乃止。嬰齊以是怨巫臣。公子側欲取夏姬。巫臣止之。而自取以奔晉。故側亦怨之。側與嬰齊遂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于是巫臣請使于吳。通吳于晉。教吳戰

記載異辭考史不若證傳證傳又不若徵經春秋于魯成八年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及趙朔也十年書晉侯獳卒去同括之殺二年而已據此則史記所載屠岸賈下宮之討程嬰之匿趙孤十五年不問而知其爲妄不知邵子經世書何以採之

陣使之伐楚伐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周巢伯國伐徐至是入州來嬰齊側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吳始大通于上國

戊寅 三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齊通于趙朔之妻莊姬晉成公女趙同趙括放諸齊事在定王二十一年朔妻以故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晉侯討而殺之趙武朔之子莊姬出謚文子從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氏族畀祁奚獻侯之後食于祁因以爲氏今太原府祁縣是也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謂趙衰宣孟之忠謂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爲司寇治靈公之賊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免身生男屠岸賈索之朔客公孫杵臼

與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子彊為其難者。我為其易者。乃取他人兒。匿之。程嬰出。謬告諸將。攻殺公孫杵臼及孤兒。程嬰以眞孤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具以實告。公乃以韓厥之衆脅諸將。立趙孤。名曰武攻屠岸賈。滅其族。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此所載與左傳異。

孔頴達春秋正義曰。史記稱趙朔娶成公姊為夫人。案傳趙衰嫡妻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得為妻。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氏從之。史記又稱屠岸賈攻殺趙朔趙同趙括。案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朔已死矣。不得于此年與同括俱死。于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廁其間。如此專恣。又稱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山中。因晉侯有疾。韓厥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背違。其說妄不可從。

己卯 四年。晉人執鄭伯。悼公子成公睔。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注見前。尋鄭伯

如晉。晉以其貳于楚。執諸銅鞮。今山西沁州有銅鞮故城在州西南。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鄭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遂圍許。明年。鄭公子班即子如。聞叔申謀。立公子繻成公庶子。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世子。公子班奔許。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是為厲公。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公子喜字子罕。穆公子。賂以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穆公子。盟于修澤。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有修武亭。亦曰修魚。即春秋修澤。公子騑字子駟。穆公子。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及其弟叔禽。是夏。晉景公卒。

辛巳 六年。命王季子單子取鄇田鄇音侯。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南有鄇人亭。即周

鄇田于晉。

晉郤至（卽温季。蒲城鵲居之子。謚昭子。）與王室爭鄇田。王使劉子（康公。卽王季子。）單子（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蘇忿生以温爲司寇。厥後蘇氏卽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衞。（事見襄王二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見襄王十七年。）狐氏（狐毛之子溱。爲温大夫。）陽氏（陽處父居温。）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左傳疏。鄇是温之別邑。襄王賜晉以温。不賜以鄇也。鄇本未嘗屬晉。故曰王官之邑。）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壬午

七年。晉士燮及楚公子罷。許偃。（皆楚大夫。）盟于宋。

宋華元善于楚公子嬰齊。（時爲令尹。）又善于晉欒書。（時將中軍。）聞楚人既許晉成。（簡王之四年。晉歸楚鍾儀。楚使公子辰聘晉修好。五年。晉使糴茷如楚報之。）遂

如楚。復如晉。合晉楚之成。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遂如晉受成。

癸未 八年。魯侯來朝。遂會晉侯。齊侯。頃公子靈公環。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初。秦晉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桓公榮。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秦大夫。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步揚之子。又名州。亦曰苦成叔。盟秦伯于河西。事在王六年。秦伯歸而背晉成。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于是晉侯使郤錡克之子。字駒伯。如魯乞師。魯侯至京師。以諸侯朝王。遂從王季子。即劉康公。成子。成肅公。會晉侯。及諸侯之師伐秦。晉侯使呂相魏錡子。謚宣子。絕秦。及秦師戰于麻隧。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北。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

不更女父。左傳注。不更，秦爵。師遂濟涇，及侯麗春秋彙纂注。侯麗，劉伯莊云，在涇陽境。而還。成肅公卒于瑕。先是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乙酉　十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伐秦之役，曹宣公名盧，文公子。卒于師。事在王八年。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即子臧。逆曹伯之喪。二子皆宣公庶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事在九年。至是晉侯及諸侯盟于戚，執負芻以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後曹人請負芻于晉。事在十一年。晉人使謂子臧曰：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晉釋曹伯，歸自京師。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吳通上國晉實啓之晉之通吳本欲藉以疲楚不知吳旣抑楚卽將抗晉黃池爭長已兆于鍾離之會矣

出。

晉士燮。齊高無咎。固之子。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良夫之子。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注見前。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爲會之始。

始通吳也。後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事在靈王四年。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使魯衛先會。春秋彙纂注。阮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今盱眙縣。隸江南泗州。是年。諸侯會吳于戚。後又會吳子壽夢于柤。事在靈王九年　春秋彙纂注。柤。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泇口是也。諸侯之大夫又會吳于向。事在靈王十三年。向。鄭地。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南有向城。

丙戌

十有一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卽鄢。注見前。楚子鄭師敗績。

先是楚將北師。事在王十年。公子貞即子囊楚莊子。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公子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遂侵鄭。及暴隧。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邑。後爲鄭有。復侵衛及首止。注見前。鄭公子喜侵楚。取新石。春秋彙纂注。楚邑。在今南陽府葉縣界。至是楚以汝陰之田。汝水南近鄭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使公子騑從楚盟。于是晉侯將伐鄭。士燮不欲。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師遂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遇于鄢陵。士燮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爲外患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郤至曰。楚有六間。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不可

失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敗之。晉侯從之。及戰。魏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于險。晉囚其公子茷。郤至從鄭伯。鄭伯之御石首。納旌于弢中。乃免。旦而戰。見星未已。楚公子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將復戰。穀陽豎獻飲于側。側醉。楚子召之。不能見。楚子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不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師還。公子側自殺。

丁亥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侯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夷陽五。國語作夷陽午。長魚矯。三人俱怨郤氏。胥童。胥克子。郤缺爲政。廢胥克。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而嬖于晉侯。欒書以郤至不從已而敗楚師。鄢陵之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閒。必克之。欲廢之。使楚公子茷鄢陵之戰所獲。告晉侯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曰。此行必敗。吾奉孫周晉襄公之曾孫。以事君。晉侯告欒書。書曰。其有焉。盍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晉侯使覘之。信。遂怨郤至。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晉侯使清沸魋亦嬖人。助之。三郤將謀于榭。矯殺郤錡。郤犨于其位。郤至欲逃。矯及諸其車。殺之。胥童以甲刦欒書中行偃。即荀偃。荀庚之子。荀林父嘗爲中行

遂以爲氏。宮于朝。請殺之。晉侯弗許。繙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遂出奔狄。晉侯使書偃皆復其位。初。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死。子州犂奔楚。

戊子　十有三年。晉弒其君州蒲。

晉侯使胥童爲卿。遊于匠麗氏。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執晉侯。召士匄。士燮之子。即范宣子。士匄辭。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晉大夫。弒晉侯。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先是諸侯伐鄭。會于柯陵。周單襄公見晉侯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乎。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今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今

國語之與公孫周未免太過然觀其初至清原時數語而帖強臣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朱子謂其儒勝桓文惜其沖齡入嗣在位不久而其臣又不過荀罃魏絳之徒故僅成三駕之功而不能更有所進也

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誰能忍之。未幾。晉殺三郤。及是厲公被弒。

晉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爲悼公。史記。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韋昭國語注。晉不畜羣公子。故談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晉欒書中行偃既弒厲公。使荀罃即智武子。荀首別邑于智。故又以智爲氏。士魴士會子。亦曰彘共子。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國語。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旋。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冑。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大夫逆于清原。注見前。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

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施恩惠。舍舍勞役。已責。止逋責。振廢滯。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使魏相。即呂相。佐下軍。士魴將新軍。魏頡魏顆子。別爲令狐氏。趙武。與頡俱佐新軍。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士渥濁爲太傅。修士會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修士蔿之法。欒糾御戎。使訓諸御。荀賓爲右。使訓勇力之士。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程鄭爲乘馬御。使訓羣騶。荀家荀會荀賓。皆荀氏族。欒黶。書之子。韓無忌。厥之子。右行辛。其先將右行。以官爲氏。欒糾亦曰弁糾。欒氏族。羊舌職。晉武公會孫突爲羊舌大夫。遂以爲氏。職。叔向父。魏絳。犨之子。籍偃。其先伯黶司晉典籍。以官爲氏。程鄭。荀氏別族。羣騶。謂諸掌駕之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己丑。十有四年。晉欒黶。宋華元。魯仲孫蔑。衛甯殖。俞之孫。謚惠子。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注見前。

初。宋司馬蕩澤。蕩氏。宋桓公子。蕩之後。澤。亦曰子山。殺公子肥。宋文公子。華元爲右師。出奔晉。魚石時爲左師。公子魚會孫。止之于河上。華元遂復入。以國人攻蕩氏。殺澤。于是魚石及向爲人。宋桓公子肸。字向父。其後以字爲氏。爲人時爲大司寇。鱗朱。桓公子鱗元孫。以名爲氏。朱時爲少司寇。向帶。時爲太宰。魚府。時爲少宰。俱出奔楚。事在王十年。楚子鄭伯伐宋。取彭城。魚石遂入于彭城。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亦入焉。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老佐。戴公五世孫。時爲司馬。及華喜。華父督元孫。時爲司徒。帥師圍之。楚令尹嬰齊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遂以師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左傳注。宋地。楚師還。晉使士魴如魯乞師。魯

仲孫蔑會諸侯于虛朾。春秋彙纂注，虛朾杜注闕，或云即宋之虛，在今睢州界。謀救宋。事在王十三年。是年魯成公卒，子午嗣，是爲襄公。至是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即壺丘，亦曰陽壺，其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

王崩。太子泄心立。是爲靈王。

靈王

庚寅 元年。晉荀罃、齊崔杼子。天之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曹姓，邾俠之後，封于郳，今山東兗州府滕縣郳城是也。本附庸，後進爵小邾子。會于戚。遂城虎牢。戚、虎牢，注俱見前。

初，諸侯會于沙隨。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沙隨城是。尹子周尹武公。及晉侯厲公。以諸侯伐鄭。事在簡王十一年。既而鄭公子騑侵晉虛滑。

左傳注。晉之二邑。衛北宮括即懿子。衛成公曾孫。侵鄭。至于高氏。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有高氏亭。楚人戍鄭。尹子。單子。單襄公朝。會晉侯。亦厲公。及諸侯。盟于柯陵。左傳注。鄭西地。以伐鄭。楚公子嬰齊救之。諸侯師還。尋又伐鄭。楚再救之。諸侯復還。事在簡王十二年。彭城之役。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兵于洧上。事在簡王十四年。洧水。出河南府登封縣馬嶺山。經鄭州。許州。合溱水。為雙洎河。至是。鄭伯疾。公子騑請息肩于晉。鄭伯不可。既卒。子髠頑嗣。是為僖公。晉師。宋師。衛師侵鄭。鄭人不從。晉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魯仲孫蔑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晉人從之。鄭乃行成。明年。單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雞澤。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西南。有會盟臺。即春秋諸侯盟處。為鄭服故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必殺魏絳無失

祁奚之舉外內不避後世率以為賢然必舉者祁奚其人而所舉者又狐午其人然後可否則外舉務為名高內舉狥於所溺精口古人適以濟私又何取焉

晉魏絳和戎五利與漢趙充國屯田十二事意同而辭亦類絳之辭簡以該充國之語詳以盡然以言內弱而外強之時其若夫知

也。對曰。絳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讀其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子無重寡人之過。反役。使絳佐新軍。羊舌赤。字伯華。職。長子。後二年。晉侯復會諸侯于戚。鄭伯皆來會。史記晉會諸侯于雞澤。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

壬辰三年。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名。子爵。嘉父。字也。今順天府薊州有無終故城。即無終子國。使孟樂無終之臣。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諸華必叛。晉侯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聚也。居。貴貨

幾制勝能自樹立者固不可執一而論矣

易（輕也。）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有夏之衰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其臣寒浞殺之事詳見前）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晉侯說乃使魏絳盟諸戎。

癸巳四年。諸侯戍陳。

初楚公子壬夫（即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多欲無厭侵害小國。）鷄澤之盟。陳侯使袁僑（左傳注。轅濤塗四世孫。）如會求成。（事在二年。）楚司馬公子何忌遂侵陳。會陳成公卒。（子溺嗣是爲哀公。）楚人聞喪乃止。陳人卒不聽楚命。楚彭名侵之使頓（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古頓子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間陳而伐之陳

入圍頓。事在五年。至是。晉侯合諸侯于戚。以戍陳。楚令尹公子貞楚人討陳叛故。知由令尹子辛。乃殺子辛。而以子囊爲令尹。帥師伐陳。晉士魴曰。楚人討貳而疾。伐陳。陳近于楚。能無往乎。晉侯復合諸侯于城棣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北。有南棣。北棣。二城。即春秋城棣。以救之。後楚公子貞圍陳。晉侯率諸侯會陳侯于鄬。是時。鄭伯會鄬。公子騑相。使賊夜弒鄭伯。以瘧疾赴于諸侯。立子嘉。是爲簡公。鄬。鄭地。陳人患楚。使告陳侯于會曰。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事在王六年。

丁酉 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即戲童。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水經注。汜水出浮戲之山。是也。鄭既與晉成。公子發。即子國。穆公子。公孫輒即子耳。穆公孫。侵蔡。獲其

司馬公子燮。蔡莊公子。諸侯會于邢丘。即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平皐故城。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平皐。晉曰邢丘。鄭伯獻捷以聽命。是會晉侯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魯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季孫宿。行父之子。諡武子。高厚。固之子。向戌。宋桓公子肸之孫。于是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不如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子駟曰。從楚。騑受其咎。鄭及楚平。事在王七年。晉侯率諸侯伐鄭。師于汜。鄭有二汜。東汜在新鄭。南汜在襄城。此東汜也。秦晉圍鄭。秦軍汜南。即此。鄭人恐。復行成于晉。中行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智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師還。晉侯謀所以息民者。魏絳請

施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器用不作仍其舊車服從給給事止足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爭左傳注三駕三興師也一師于牛首二師于向三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戊戌

九年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先是王使王叔陳生王叔周卿士愬戎于晉王叔貳于戎晉士魴執之以如京師事在四年及是王叔與伯輿王卿士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春秋疏使其兩相辯答伯輿詞直王叔不

侯國制應二軍。然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以爲大國三軍之証。則魯有三軍舊矣。魯頌兵車千乘。公徒三萬。即三軍也。然前此屬之公家。而自季孫宿三分公室之後。三軍皆歸私室。此春秋所以書作歟

能舉要契之詞也。王叔奔晉。單子頃公子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己亥十年。魯作三軍。

魯季孫宿告叔孫豹。得臣之子穆子。請爲三軍。左傳注。魯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率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各征其軍。豹不欲。宿固請之。乃盟諸僖閎。僖公廟門。詛諸五父之衢。元和志。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各自壞其舊時車乘。分以足成三軍。使各自屬其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春秋疏。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與邑皆來季氏者。則公室無征。不入者倍征。若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敺之使入已也。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爲臣。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傳稱悼公三駕楚不能爭然特牛首以從晉楚並未交兵者十二年此非晉能制楚也蓋以吳乘楚後力自不暇故鄭亦一意從晉耳說者以戍虎牢爲得控制之宜殊未曉當日情事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春秋彙纂注。蕭魚。鄭地。路史曰。少昊後。嬴姓國。修魚即蕭魚也。

戲之盟。晉人不得志于鄭。復以諸侯伐之。門其三門而還。尋楚子伐鄭。鄭又及楚平。子駟將與楚成。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事在王八年。子孔即公子嘉。穆公子。子蟜即公孫蠆。子游之子。使公孫輒從楚公子貞伐宋。又使皇耳皇戌子。侵衛。衛人追之。獲耳于犬邱。輒復受楚令。伐魯。圍蕭。克之。魯仲孫蔑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于是晉侯會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鄭子駟與尉止有爭。至是。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抑之。弗使獻。尉止乃帥賊攻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國之子子產。攻盜于北宮。殺尉止。牛首。今河南開封府牛首城是。子產即公孫僑。諸侯之師。

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春秋彙纂注。梧。杜預曰鄭地。案隋書滎陽縣。有梧桐澗。或即是梧也。及制。即成皋。在開封府滎陽縣。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此三駕之一。楚公子貞救鄭。諸侯之師還繞也。鄭而南。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夾潁潁水。出河南登封縣潁谷。至江南潁上縣。入淮。而軍。鄭公孫蠆與楚人盟。子蟜曰。諸侯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事皆在王九年。鄭公孫舍之即子展。子罕之子。侵宋。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于晉。何由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于是子展遂侵宋。以致諸侯。晉侯復會諸侯。師于向。注見前。伐鄭。鄭人行成。同盟于亳城北。此三駕之二。亳城西亳也。在今偃師。楚公子貞乞師于秦以伐鄭。鄭伯逆

之伐宋晉侯乃會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使良霄即伯有子耳之子考左傳鄭七穆皆穆公子子良之後爲良氏子游之後爲游氏子國之後爲國氏子罕之後爲罕氏子駟之後爲駟氏子印之後爲印氏子豐之後爲豐氏皆以字爲氏石㚟亦作石孟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後復歸于鄭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公孫舍之出盟晉侯會于蕭魚是爲三駕赦鄭囚皆禮而歸之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史記集解服虔曰九合一會戚二會城棣三會鄭四會邢丘五盟戲六會柤七戍虎牢八盟亳城九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國之福也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

春秋時風教寖微攘奪相尋廢親戚義其能超然遠引者惟魯叔肸曹子臧衛子鮮及季札數人耳歐陽修撰五代史僅得獨行者三人春秋時亦然

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晉侯曰。子之教。敢不承命。賞則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晉悼公復霸。

庚子十有一年。吳子乘卒。

壽夢四子。長諸樊。春秋經書遏。次餘祭。左傳作戴吳。次餘眛。左傳作夷末。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成公負芻也。事見簡王八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辛丑　十有二年。晉復三軍。晉于三軍之外。作三行。又作六軍。至是始復大國三軍之制。

晉侯蒐于綿上。綿上聚。注見前。以治兵。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韓厥子。謚宣子。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荀偃以諸侯之師伐秦。無功而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遂舍新軍。伐秦之役。欒鍼。欒黶之弟。鍼與士鞅馳秦師。鍼死。士鞅反。欒黶欲殺鞅。鞅奔秦。秦伯問晉大夫誰先亡。對曰。欒氏。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足庇其子。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請于晉而復之。　士鞅。卽范獻子。匄之子。

壬寅　十有三年。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衛侯出奔齊。

衛侯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

圍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如戚戚即戚城林父食邑自獻公之立林父置其重器于戚而善晉大夫孫蒯文子之子入使衛侯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左傳注巧言詩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公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此以怒孫子而報公衛侯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林父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遂入告蘧瑗衛大夫字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乎遂行從近關出衛侯使子蟜子伯子皮三子皆羣公子與林父盟林父殺之衛侯如鄄注見前使子行亦羣公子于林父又殺之衛侯出奔齊齊人以郲寄衛侯其復也以郲糧歸郲即萊國齊滅之爲邑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衛人立公孫剽字子叔穆公孫是爲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

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主盟說者以爲春秋之大升降然大夫之盟蓋不始此前此盟吳於向盟陳於雞澤皆大夫也追而遡之翟泉之盟王人在晉文時已然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侯。晉侯問衛故于中行偃。對曰。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時會于戚以謀定衛。

癸卯十有四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甲辰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殤公剽。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有溴水。東逕孟縣入河。大夫盟。

晉悼公卒。子彪立。是爲平公。既葬。會諸侯于溴梁。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晉荀偃。宋向戌。魯叔孫豹。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張氏洽曰。春秋魯莊公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列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自溴梁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春秋于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丙午　十有七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貳于晉。士匄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羽毛。王者游車之旌。齊私有之。故假焉。故伐魯圍成。事在王十四年。成。魯邑。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有成城。溴梁之會。高厚逃歸。齊再伐魯。魯使叔孫豹如晉。言齊故。事在王十五年。齊人以未得志于魯。圍桃。今兗州府汶上縣桃鄉故城是。及防。高厚圍臧紇于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齊師去之。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令無死。堅不可。以杙抉其傷而死。防。注見前。臧紇。即武仲。文仲孫。郰叔紇。即叔梁紇。臧疇。臧賈。武仲昆弟。復使邾人伐魯南鄙。事在王十六年。齊人又伐魯北鄙。于是晉侯伐齊。濟河。會諸侯

于魯濟。古濟水。經齊魯之地。在齊者爲齊濟。在魯者爲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有故城。在縣東北。卽春秋齊邑。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防門。在今平陰縣東北。水經注。防門北有光里。齊人音廣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夙沙衛齊靈公寺人。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在今泰安府肥城縣西北。亦曰孝堂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爲人形。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師曠。晉樂師。邢伯。韓氏別族。中行伯。卽獻子。叔向。卽羊舌肸。職。次子。諸侯之師入平陰。從齊師。遂克京茲。在平陰縣東南。克邿。今平陰縣西邿山是。圍盧。

今濟南府長清縣。有盧城。春秋齊盧邑。門于雍門。齊城門。焚之。及郭。秦周伐萩。范鞅之御。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楢以爲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又焚申池之竹木。及東郭北郭。孟莊子。即仲孫速。獻子之子。萩楢皆木名。又門于揚門。齊西門。及東閭。齊東門。齊侯駕。將走郵棠。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有棠鄉。亦曰甘棠社。即郵棠。太子與郭榮。齊大夫。抑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乃止。諸侯東侵及濰。地理今釋。濰水出東山莒州濰山。土人名爲淮河。東流折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南及沂。沂水。注見前。舊入于泗。今東流逕江南宿遷縣。滙爲駱馬湖。明年。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春秋經。諸侯盟于祝柯。杜預曰。左傳督揚。即祝柯也。祝柯即祝阿。注見前。是秋。齊靈公卒。故太子光立。是爲莊公。初。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既而廢光。立所嬖之子牙。使高厚傅之。夙沙衞爲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子牙。崔杼殺高厚。夙沙衞以高唐叛。圍而克之。醢衞于軍。晉士

句師師伐齊及穀注見前聞齊喪乃還

楚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尹午午弗許楚子使人問之午對使者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午遂帥師治兵于汾今許州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戰國策楚北有汾陘之塞是也于是鄭公孫蠆良霄公孫黑肱字子張穆公孫子印子從鄭伯伐齊嘉及公孫舍之公孫夏字子西子駟之子守二子知嘉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門于純門注見前信也再宿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東南其下有滍水故曰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

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必無功。董叔（晉大夫。）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豕韋一名娵訾。亥之次也。）南師不時。必無功。羊舌肸（時為太傅。）曰。在其君之德也。明年。鄭人患嘉專政。討純門之難。公孫舍之。公孫夏。遂殺嘉而分其室。舍之當國。夏聽政。立公孫僑為卿。

戊申　十有九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己酉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初。欒黶娶于范匄。（即士匄。范釋見後。）生盈。范鞅以其亡秦也。（范鞅奔秦事見前。）怨欒氏。故與盈共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欒祁（即黶妻。范匄女。范氏堯後。故祁姓。）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也。（言亂）矣。盈患之。祁懼討。愬于匄曰。盈將為亂。鞅為之徵。盈素

好施。士多歸焉。句因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句使城著。左傳注。晉邑。而逐之。盈出奔楚。句殺其黨。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于是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俱出奔齊。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囚籍偃、羊舌赤、羊舌肸。祁奚言肸于句。乃免。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范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成公子。武公滕。莒子、邾子會于商任。左傳注。地闕。

錮欒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注見前。以錮之。

庚戌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年為魯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之先。宋人也。家語。孔子。宋之後。宋襄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為氏焉。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父叔梁紇。家語。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又襄公十七年。郰叔紇帥甲三百宵犯齊師。孔安國曰。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母顏氏。家語。叔梁紇生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于顏氏。顏氏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郰大夫。聖王之裔。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山以祈焉。以是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生孔子。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考是年十月為庚辰朔

經有明文。則庚子爲二十一日。迄六旬而再得庚子。則當在十二月。不得在十一月也。杜預左傳注。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哀公十六年。七十三歲也。羅泌路史餘論。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孔氏家譜。祖庭記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孔子生日。羅氏之論如此。今以杜預春秋長歷合之。是年酉月爲甲戌朔。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酉月今八月。周十月也。

于魯昌平鄉郰邑。括地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爲名。闕里志。昌平山。在曲阜縣東南。其東即尼山。又東爲顏母山。連泗水鄒縣界。郰邑。今曲阜縣東南郰城是也。

孔子生而圩頂。因名焉。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金氏前編注。職讀爲樴。樴繫養犧牲之所。畜蕃息。曾仲孫貜即孟僖子。孟莊子庶子孝伯羯之子。使其子何忌孟懿子。與南宮适居南宮。因氏。字子容。謚敬叔。懿子庶兄。往學禮焉。史記。孟僖子病。誡其嗣懿子曰。仲尼。聖人之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當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仲尼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没若必師之

辛亥　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欒盈復入于晉晉人殺欒盈

盈自楚適齊晏嬰（宇平仲晏弱之子）諫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車之有障蔽者）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胥午（守曲沃大夫）而告之（午伏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遂帥曲沃之甲因魏舒（絳之子謚獻子）以入絳（盈先佐魏絳于下軍舒私爲[illegible]因之）魏氏及七輿大夫（下軍之屬注見前）與之樂王鮒（晉大夫謚桓子）侍于范匄或

告曰。欒氏至矣。欒王鮒使匄奉晉侯如固宮。固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國語作襄公之宮。使鞅迎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鞅趨進曰。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旣至。匄逆諸階。執舒手。賂之以曲沃。使斐豹殺欒氏之力臣督戎。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謂范匄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匄許之。豹遂擊殺督戎。欒氏乘公門。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而克之。盡殺欒氏之族。惟欒魴欒氏族出奔宋。

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將自衛伐晉。晏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亦諫。弗聽。

遂伐晉。取朝歌。注見前。初爲衛邑。後爲晉有。爲二隊。入孟門。注見前。登太行。述征記。太行山。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連亘十三州之界。有八陘。其二曰太行陘。元和志。太行陘。在懷州河內。今河內縣。屬河南懷慶府。春秋晉地。張武軍于熒庭。即陘庭。注見前。戍郫邵。左傳注。晉邑。封少水。即澮水。有二源。一出翼城烏嶺山。一出絳縣東北。至曲沃縣合流入于汾。以報平陰之役。師還。復襲莒。門于且于。莒地。在今沂州府莒州。傷股而退。華還。即華周。杞殖。即杞梁。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遇莒子于蒲侯氏。左傳注。近莒之邑。莒子鼓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禮記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穀洛鬬。穀水。出河南府澠池縣穀陽谷。東流合澗水。至洛陽縣西南入洛。洛水。注見前。韋昭國語注。兩水格。有似于鬬。洛在王城南。穀在王城北。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洛。

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是以民無夭昏札瘥之憂。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音汩亂也）。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卒壅之。

壬子 二十有三年。鄭伯朝晉。

先是晉人徵朝于鄭。鄭少正公孫僑以辭却之。（事在王二十一年。）于時晉范匃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故鄭伯如晉。公孫僑寓書于公孫夏。以告范匃。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

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范匄說。乃輕幣。是年。魯叔孫豹如晉。范匄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齊人來城郟。注見前。魯叔孫豹入聘。

是時。穀洛鬭王城毀齊人方叛晉欲求媚于王乃為王城郟。魯叔孫豹來京師聘。且賀城。王嘉豹有禮。賜之大路。

癸丑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弒其君光。

崔杼取棠公棠邑大夫之妻姜氏。棠公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崔杼。棠公死。偃御杼以弔。杼見棠姜美。遂取之。齊侯通焉。驟如崔氏。以杼之冠賜人。杼因是欲弒齊侯。且以說于晉。齊侯方叛晉。未獲間。會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杼稱疾不視事。齊侯問杼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戶出。齊侯拊楹而歌。門閉。甲興。齊侯踰墻走。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杼復殺鬷蔑于平陰。晏嬰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杼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杼立靈公子杵臼而相之。初。魯叔孫僑如奔齊。納其女于靈公。生杵臼。是爲景公。慶封字子家。慶克子。公子無虧孫。爲左相。盟國人于大

晏嬰固有可取者然既與盟又游其詞尤雖失德獨非其君哉如云不與其禍爲是則太史氏之書爲非歟

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嬰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時晉侯方會諸侯于夷儀注見前本邢地後衛滅邢爲衛邑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朋曾孫請成慶封如師以重賂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而告于諸侯初杼生子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因立明而使東郭偃棠無咎棠公子姜所出相之廢成及彊二子怒欲殺偃無咎以告慶封封曰難吾助汝成與彊遂殺偃無咎杼怒往見慶

封。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及彊而盡俘其家。東郭姜縊。嫳反命于杼。且御以歸。至則無歸矣。杼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冢藏之。奔魯。事在王二十六年。慶舍之難。事具王二十七年。齊人求得杼尸。戮之于市。改葬莊公于北郭。

吳子遏即諸樊。伐楚。門于巢。卒。

初。楚公子嬰齊伐吳。使鄧廖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侵之。吳人要而擊之。獲楚鄧廖。楚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事在王二年。自是吳楚兵爭不息。王之十二年。楚共卒。吳伐楚喪。楚敗之庸浦。明年。楚公子貞伐吳。吳敗之皐舟之隘。至二十三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無功而還。庸浦。楚地。在今廬州府無爲州南。皐舟之隘。左傳注。吳險阨之道。吳復召

舒鳩。舒國，偃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有舒鳩城，羣舒之一。使叛楚。楚令尹屈建，屈到子，字子木。伐舒鳩。吳人救之，楚大敗吳師，遂滅舒鳩。先是，匡王五年，楚滅舒蓼；簡王十二年，楚滅舒庸及舒鳩，滅羣舒遂絕。至是，吳諸樊伐楚，門于巢。注見前。巢牛臣曰：吳君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諸樊卒。授國餘祭，後餘祭被弒。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弟餘眛立。

甲寅　二十有五年，衛甯喜悼子。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

初，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許諾。事在王十九年。至是，衛侯衎在夷儀，晉使魏舒

不敢聞君之出遂行不敢聞其入亦遂行伯玉固賢乎則長樂老亦不可謂過矣

逆獻公于齊。將使衛與之夷儀。獻公遂入于夷儀。事在王二十四年。使其母弟鱄字子鮮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瑗。瑗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不可。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時孫林父在戚。孫嘉聘齊。孫襄郎伯居守。嘉及襄皆林父子喜與右宰穀。攻孫氏不克。喜出舍于郊。伯國傷而死。國人召喜。喜復攻之。遂克。弒殤公。殺其子角。衛侯遂入。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人伐戚。林父愬于晉。晉戍茅氏。左傳注。戚東鄙。殖綽齊人在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敗諸圉。雍鉏獲殖綽。晉趙武會晉侯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亦曰繁淵。今謂之澶州陂。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古澶水所經。故名。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左傳注。戚城西北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今開州西北有故懿城址。以與孫

春秋至魯襄末列國之困於兵甚矣合晉楚之成藉以稍紓生民之塗炭故盟

氏。衛侯如晉。晉執而囚之。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既歸。甯喜專。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遂攻甯氏。殺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初太叔儀聞喜將納衛侯。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果敗。太叔儀諡文子。衛文公之孫。公子鱄出奔晉。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且鱄實使之。遂奔晉。公使止之。不可。托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曰。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事在王二十六年。木門晉邑。

乙卯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石買子。諡悼子。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盟于宋。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令尹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武。武以韓起言許之。如楚。楚亦許

宋以後兵雖未能盡弭而中國無大侵伐者幾十年不可不謂之小有功穀梁以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不知亦向戌之力也後儒乃以二伯爲戌罪可謂虐古

之遂如齊且告于秦皆許之乃徧告于諸國爲會于宋

晉趙武先至宋宋人享之。叔向爲介。諸侯之大夫及邾滕之君先後至。丙午。鄭良霄至。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戊辰。滕成公至。陳須無即文子。敬仲曾孫。楚公子黑肱。即子皙。成言于晉宋向戌如陳從令尹子木。成言于楚。成晉楚盟載之言兩相然可。楚屈建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亦至。諸侯從晉楚者釋齊秦交相朝見。子木謂向戌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楚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故齊秦不與盟。將盟。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楚人衷甲趙武患之羊舌肸曰以信召人而以僭不信也。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乃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晉楚爭先。羊舌肸謂趙武曰。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

樂喜之言自是經國正論腐儒不知乃云恐助佳兵者曰實莫醯雞之見耳

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乃先楚人盟于宋蒙門之外。諸侯之大夫歸宋。向戌請賞。宋公與之邑。以示樂喜。司城子罕。郎呂之孫。喜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不亦誣乎。向戌乃辭邑。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　二十有七年。齊慶封奔魯。

慶封與子舍政。舍字子之。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其子舍。遷其內實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國遷朝焉。諸大夫就盧蒲氏朝封。反亡人莊公之難出奔者。盧蒲癸。癸臣舍。有寵。舍妻之。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

阿睦爾撒納所娶德勒克多爾濟者達什之女而阿睦爾撒納之妹庫克又爲達什子普木庫之妻皆阿睦爾撒納欲吞噬達什部落故而殺之德勒克多爾濟及庫克皆預謀此與盧蒲姜情事正同則是春秋列國之人已有進夷狄之行矣

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慶與盧蒲皆齊之宗故舍之士云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人皆莊公故臣今還求寵于慶氏爲莊公報讐使執寢戈親近兵使而先後之。二人因謀攻慶氏。卜之。示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即粹注見前盧蒲姜癸妻即慶舍女知癸謀。謂癸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時當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姜告舍。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盧蒲癸王何執寢戈以從。遂殺慶舍于廟。慶封歸遇告亂者。伐門而入。攻公宮。弗克。請戰。弗許。乃奔魯。封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展莊叔。展禽族。既而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今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吳朱方地。封聚族而居焉。封富于其舊魯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

聞樂知政不過于聲容之際得其想像而已何季札觀樂歷論不爽分毫然此猶事後之言至其聘諸國交納名卿料事幾先若合符契詳參傳會左氏所以失誣也

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子服惠伯，仲孫蔑子它，別為子服氏。惠伯，它之子，亦曰孟椒。後楚子伐吳，殺慶封，而盡滅其族。事詳後。王崩。謚曰靈。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太子晉早卒，次子貴立。是為景王。

景王

丁巳元年。吳子使札聘于魯及齊鄭衛晉。

札至魯，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列國之風、小雅、大雅及頌。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至韶箾。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札見叔孫豹而說之，謂曰：君子務在擇人。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遂聘于齊，說晏嬰，謂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晏子因陳桓子納邑與政，遂免欒高之難。事見後。陳桓子名無宇，文子之子。及鄭，

見公孫僑。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朝之子。史鰌。即史魚。公子荊。公子朝。皆衛大夫。公叔發。獻公孫。謚文子。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孫林父邑。聞鐘聲。曰異哉。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林父以戚叛。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獻公卒。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羊舌肸。將行謂之曰。君侈而多良。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戊午二年。蔡世子般音班。弑其君固。文公子景公。

蔡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般弒蔡侯遂自立是爲靈公立十二年爲楚靈王所殺事具後

宋災伯姬魯宣公女宋共公夫人卒

宋火災火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既塟謚曰共

王殺其弟佞夫靈王子王子瑕奔晉

初王儋季靈王弟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單靖公之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

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

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蒍蒍氏食邑注見前逐成愆蒍邑大夫成愆出奔尹言多尹氏之後劉毅劉子之族甘過子帶食邑于甘今河南府洛陽縣故甘城是甘過甘簡公子謚悼公單蔑單子之族鞏成鞏伯食邑于鞏今河南府鞏縣是也殺佞夫王子瑕奔晉儋括及廖同奔

鄭以公孫僑為政。

鄭良霄嗜酒為窟室地室也而夜飲朝至未已既而朝使公孫黑即子晳子駟子如楚先是伯有使黑如楚黑以楚鄭方惡辭伯有不可黑怒欲攻伯有大夫和之事在王元年歸而飲酒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良霄奔雍梁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有雍城即鄭雍梁地醒而後知之于是鄭大夫皆受盟于駟氏良霄聞之怒自墓門鄭城門之瀆入介

孔子以子產爲古之遺愛而稱其使民則曰義今觀其初政固非以煦煦爲愛者矣惟能行其義所以卒成其愛不然民之不慢者幾何

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公孫夏之子字子上)率國人以伐之良霄死于羊肆公孫僑襚之殯而葬諸斗城(鄭邑在今開封府陳留縣)駟氏欲攻之罕虎(即子皮子展之子)不許而授僑以政僑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虎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僑爲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大人謂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踣也)一年輿人(衆人也)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畜而藏也)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

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然明。鄭鬷蔑。後公孫黑將爲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以疾作不果。僑使吏數之。數其罪。曰。女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不速死。大刑將至。黑乃縊。僑尸諸衢。加木焉。書罪于木。以加尸上。事在王五年。

己未 三年。魯侯午卒。子稠立。是爲昭公。

魯襄公卒于楚宮。先是公作楚宮。叔孫豹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至是卒于宮。子野立。敬歸之子。以毀卒。過哀滅性。季孫宿乃立稠。敬歸娣之子。于是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比及葬。三易衰。識者知其不能終焉。魯襄公卒之月。鄭公孫僑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喪未見。僑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對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不敢輸幣。

亦不敢暴露。今諸侯之館。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士匄復命。趙武曰。信。使匄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庚申　四年。晉趙武。楚公子圍。楚共王子。齊國弱。謚景子。國佐子。宋向戌。魯叔孫豹。衛齊惡。公羊作石惡。陳公子招。陳哀公母弟。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故東虢國。後爲鄭滅。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即伯石。穆公子子豐之子。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產使子羽辭焉。伍舉知鄭有備。乃請垂櫜而入。伍舉伍參子。亦曰椒舉。子羽。即公孫揮。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先是莒展輿弑其君犂比公而自立。旣而齊納其弟去疾于莒。展輿奔吳。于是莒亂。季孫宿取鄆。至是莒愬于會。楚欲戮魯使。趙孟爲魯固請。乃免叔[illegible]

（犂比公名州賓。渠邱公季佗子。注見前。）館于洛汭。（亦見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是年冬。（趙武卒。）

晉荀吳（中行偃之子。謚穆子。）敗狄于大鹵。（即太原。注見前。）

晉荀吳敗無終。（注見前。）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此毀車用卒之始。）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左傳注。十人以當一

車戰雖古制在平原或資其利至于山林藪澤已非所宜況當險阨耶荀吳舍車用徒誠能審地利以制勝後儒或以變古議之迂矣

車之用。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毀車以爲行。毀其車爲步陳。五乘爲三伍。趙氏恒曰。車每乘三人。五乘爲十五。今五人爲伍。三五亦一十五也。此言用卒之法。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左傳疏。布陳使相遠也。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趙氏恒曰。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名。今雖用卒。猶襲車乘之名也。此言布陳之法。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楚子麇卒。公子比楚共子。奔晉。圍自立。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楚子疾。縊而弑之。左傳注。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公子比奔晉。塟楚子于郟。今河南汝

州郟縣。春秋鄭邑。後屬楚。謂之郟敖。圍遂卽位。易名熊虔。是爲楚靈。後伐吳。執齊慶封。徇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事在王七年。

辛酉 五年。晉使韓起聘于魯。

起聘魯。且告爲政。代趙武爲政。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上下經之象辭。與魯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曰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癸亥 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今江南潁州府阜陽縣有胡城。春秋胡子國。沈子。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有沈亭。春秋沈國。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楚子使椒舉即伍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即女齊。亦曰女叔侯。言于晉侯。晉侯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何鄉而不濟。對曰。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　四嶽。代山。華。衡。恒。三塗。山名。注具見前。陽城亦山名。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北。一曰馬嶺山。大室。即嵩山。在登封縣北。其西為少室。荊山。在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禹貢荊豫二州。以此分界。中南。即終南山。在西安府長安縣南。薙錄。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蓋八百餘里。請許楚使。乃許之。諸侯如楚。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楚子使問禮于宋向戌。鄭公孫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公爵。故獻公合諸侯之禮。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見公之禮。楚子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問

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六焉。戌與僑所獻禮。楚皆未嘗行。又何以規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公孫僑見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惡遠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是會。楚執徐子。以吳出也。于是伐吳遂滅賴。遷之鄢。

鄭作丘賦。左傳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鄭子馬牛之外。別賦其田。

鄭公孫僑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即游速。字子寬。子太叔子。以告。僑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退。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薄也。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後二年。僑鑄刑書。左傳注。鑄刑書于鼎。以爲國之常法。晉羊舌肸詒之書。曰。吾子相鄭國。作封洫。事見前。立謗政。即謂

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參。音三。謂用三代之末法。以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甲子八年。魯舍中軍。左傳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爲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爲軍名。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夏少康封庶子于會稽。以奉禹祀。周初受封爲不成子。言不能成子也。至勾踐始大。築山陰城而都之。今浙江紹興府治是。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薳射楚大夫。以師會于夏汭。漢水入江之處。即今漢口也。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于瑣

聞吳師出。薳啟彊楚太宰。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今江南池州府銅陵縣。有鵲頭山。濱江而下。有鵲尾洲。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薳射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春秋彙纂注。南懷。汝清。皆楚界。在今江淮間。吳不可入。遂還。

春秋彙纂。注。遠。楚邑。在江南壽州霍邱縣東。霍邱今屬潁州府。

乙丑 九年。齊侯伐北燕。注見前。

初。北燕伯簡公。名款。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諸大夫相比。以殺諸外嬖。北燕伯懼。奔齊。事在王六年。至是齊侯請于晉。伐北燕。將納伯。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燕及齊平。齊侯取賂而還。後高偃以師納之于陽。左傳作唐。燕別邑。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有故城。即春秋陽也。事在王十五年。

丙寅 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衛侯惡卒。

衛襄公卒。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及元。縶足不良。弱行。孔圉乃立元。是爲靈公。孔圉諡文子。孔達五世孫。告喪于王。王使成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周之祖。系見前。左傳疏。二圉並爲殷諸侯。受殷王追命。

丁卯 十有一年。楚師滅陳。

初陳侯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陳侯有廢疾。招與過殺偃師而立留。陳侯縊。干徵師陳大夫。赴于楚。且告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殺干徵師。留

奔鄭。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于是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遂滅陳。執招放之于越。殺孔奐。招之黨。以穿封戌爲陳公滅陳爲縣。使戌爲縣公。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哀公。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左氏以舜出虞幕。又言陳顓頊之族。辨已詳前。茲不再錄。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顓頊以水德。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也。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猶將由之。由。用也。言將復用更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陳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楚平即位。陳遂復事具後。

